



历史人物

沙元炳从兄沙伏生及其后人

□白本

民国时期,如皋沙氏续修家谱无果,以至有关沙元炳家族的史料,难见全貌。沙元炳先生是独子。同辈族兄中,沙伏生和他的血缘关系最为亲密。现据《如皋沙氏世系略述》等稿本、资料,将沙伏生及其后人的情况整理如下。

沙元炳嫡堂兄(嫡叔伯兄弟,即从兄),第15世沙伏生,即沙寿岩(1857—1921),字寿崖,初讳永康,后又讳潜,3岁失怙,19岁娶户部员外郎贾贡璋长女,早岁孤苦,日后以暇以逸终老,下葬白蒲三里河河西。沙元炳作有《清授中宪大夫四品衔补用府同知从兄伏生先生墓志铭》,惋惜沙伏生的人生:“才足以成学,而又不竟其学;资足以兴业,而又不穷其业。”沙伏生夫人贾氏卒于1946年,享年89岁。贾适后人代查《如皋贾氏宗谱》获悉:贾贡璋,字泽廷,号叔淮,户部广东司行走员外郎,生于道光丁酉年(1837)。

沙寿岩共有五子。贾氏生有四子:沙凤藻(文楼)、沙凤标(表南)、沙凤岗(振叔)、沙凤岐(季鸣),妾姚氏生有一子:沙凤翔(幼飞)。

沙凤藻,字文楼,娶泰县王家楼王氏,生两子两女。长子沙明,字海镜,上海大同大学文学士,于省立如皋师范教授英文。次子沙旦,字晨光,上海大夏大学商学士。长女嫁名医卢震春。次女沙莲学医。

沙凤标,字表南,娶江苏省财政厅厅长董肖苏妹妹董芷生为妻。董肖苏(1889—1972),原名董轍,祖籍常州阳湖,晚清进士董若洵次子,先后就读如师附小、南通中学,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,先后出任泗阳、淮阴县长,江苏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,江苏省银行董事长,江苏省农民银行总经理等职。沙凤标生有两子三女,其中长子沙灿,中央大学理学士,全国公费留学考试榜首,可惜英年早逝;次子沙光,字明如,交通大学工学士。女儿沙英,即沙毓奇(1907—1987),嫁葛克信。葛克信(1905—1976),如皋油头坊(今属海安)人,自幼聪明,勤奋好学,获上海大学文学士学位,后前往湖北省总工会,多次为刘少奇开会做记录,受到刘少奇的赏识与影响。葛、沙伉俪,先后在镇江、仪征等地工作。日军入侵,两人从事抗日活动。沙毓奇不幸被捕,受到日军的刑拷打,坚贞不屈,造成终身残疾。抗战胜利后,葛克信出任上海市社会局局长,沙毓奇任职于上海市银行。两人回如皋参选,分别当选立法院代表、“国民大会”代表。葛克信属于国民党左派,与邵力子等人关系密切,上海解放前后,他策反53个同人联合登报声明,发动起义,诚心诚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,轰动一时。沙凤标还有女儿名为沙杰,先嫁同县郭姓人士,后又嫁崇明丁医师。

沙凤岗(1891—1981),字振叔,1891年生,幼年体弱,壮年变好,求学于如皋师范,如皋县中,数学常考满分,参与建立邱陞中学。妻为如皋双甸镇尤家庄尤云屏(1895—1929),生子沙王。沙凤岗续娶东台栟茶徐玉英(?—1978),生子沙森、沙森、沙焱、沙奎。沙王生于1925年,他求学于耕莘中学,名列前茅,勤奋用功,沙王有文记载,偷偷诵读《古文观止》,背好开明英语教材中的课文……奋发图强。日后,他先后就读上海大夏大学、台湾大学,执教高雄女师,又改行成为律师,还任过基隆地方法院的庭长。沙王娶妻兴化县徐氏,生有两子,长子沙行健(1962年生)、次子沙行勉(1964年生);另生有长女(早夭)和次女沙行嘉(1959年生)。沙行嘉获美国伊利诺州大学博士学位,成为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妇产科医师;沙行健是留美电机学博士;沙行勉留美计算机学博士,后任职美国某大学系主任。沙王其余兄弟,留在大陆。沙森任职银行;沙森肄业于浙江之江大学,成为中学教师;沙焱也是中学教师;沙奎任职原如皋县农业局,曾被派驻坦桑尼亚工作。

沙凤岐,字季鸣,学医于同济大学,娶如皋恒河曹氏,生有三子三女。长子沙锬,获中央大学农学士学位。次子沙铺早逝,三子为沙鈇。大女儿沙钊为福建医学院教授,二女儿沙钰为眼科中医师。

沙凤翔为庶出,生平史料不详。时至20世纪90年代,沙伏生一支已经传至二十世,其后人分散于如皋、安庆、上海、南通、台北、美国等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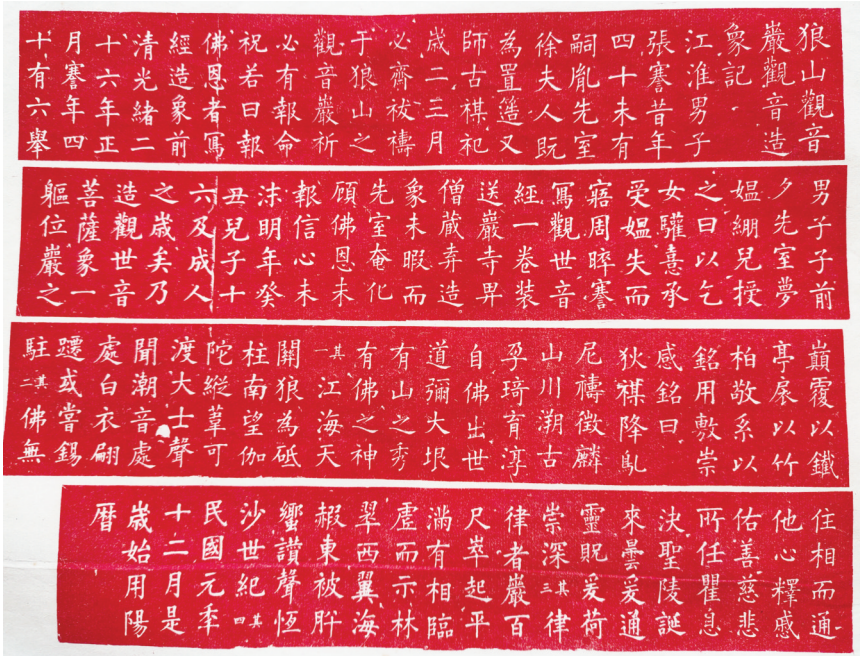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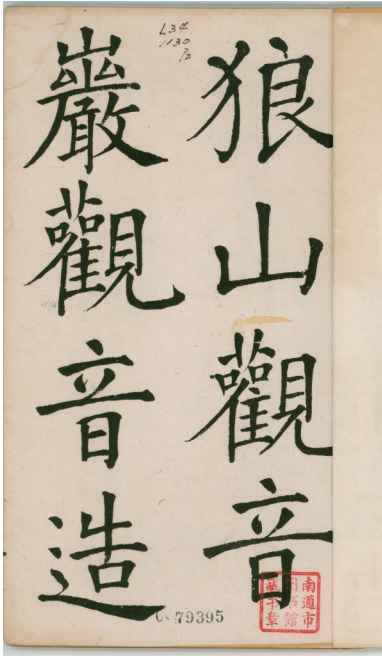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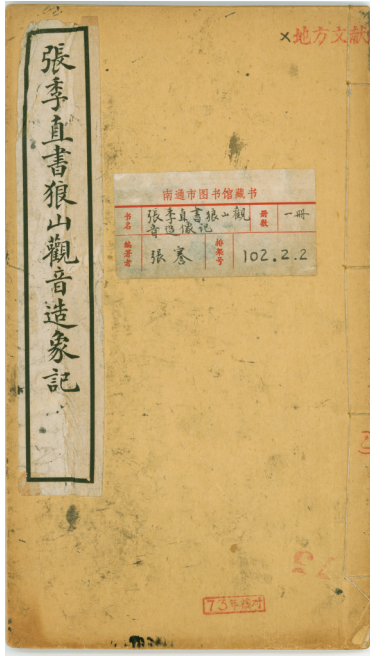
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江海风物、老建筑、习俗杂谈等栏目,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

悲催的《狼山观音造像记》

□赵鹏



《狼山观音造像记》

史海回眸



狼山北麓的观音院,向来说传在那儿祈求生子,甚著灵验。张謇元配徐夫人,当年因不得嗣息而往求之,后来吴夫人给生下张孝若,似乎就是得到的应验。1912年底,张謇特请名匠塑造观音像一尊,安于狼山北的岩巅,并建亭遮护之,算是代已经亡故的徐夫人还愿。同时他还写了一篇《狼山观音岩观音造像记》,书刻于石,作为所塑观音像的基座。

这事让书商看到机会,很快,这篇张謇手书的造像记,就以字帖的形式得到出版。并且很快,寓居于上海的郑孝胥也买到这本字帖。只不过郑孝胥看到这本字帖后,心中却很很不愉快,于是他在1913年3月6日(农历正月廿九日)日记里就记下:“昨买得张季直自书《狼山观音造像记》,后书‘民国元年’,且不避‘淳’字讳。”

本来,郑孝胥和张謇是一对密友,

尤其在立宪运动中最是气味相投,只是辛亥革命促成了改朝换代,郑孝胥选择做了前清的遗民,而张謇则由原来的立宪派转向共和,两人就此分道扬镳。这一来,张謇本属自然的在造像记上署的时款“民国元年”,到了郑孝胥的眼里就表示着投靠新朝了。而另外看见记文“孕育育淳”直书“淳”字,没有避同治皇帝载淳的名讳,那就更是大逆不道。在同一天的日记里,郑孝胥还记着听来的一个消息,谓袁世凯“欲令季直为内阁总理,闻季直已允”,可以想象其心中的不屑。

《狼山观音造像记》引起的另一场公案,是在1921年。那时因张孝若与张一麀竞选江苏省议会议长,引发了争端,并形成了两派,而反对派中就有人抓住张謇在造像记里的一个失误说事了。张謇在造像记里曾言“前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,謇年四十有六,举男子子”,这个“六”其实是“四”的笔误,因为光绪二十四年张謇四十六岁,如果是二十六年,他就该是四十八岁了。可是记文早已刻之

上石,印之成帖,无端地就成了人家的口实。

本年10月7日的《时事报》,曾以《康廷伯恶作剧请审查张孝若年龄》为题,全文刊载了寓居上海的康氏提交给省议会的《请议审查议员张孝若年龄以重大法案》,提案说道:“按《省议会选举法》第四条云:‘凡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,年满二十五岁以上者,得被选举为省议会议员。’是凡不满二十五岁之男子,无论资格若何高尚,总之无被选举资格也。查本届省议会议员南通张孝若者,年岁实不及格,居然当选。”其举例证的第一个就是:“伊父张謇撰书《狼山观音造像记》云,‘前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,謇年四十有六,举男子子’云云。自光绪二十六年迄今为第二十二年,是孝若实年仅二十一岁九个月左右。不满二十五岁之证,此其一。”这例证似乎有点无理取闹,而《时事报》也目之为“恶作剧”,可是一旦公开提出,毕竟令人尴尬。

南通前辈叶胥原先生曾作《狼山

观音造像记考》,论及此事云:“按《謇公自编年谱》,謇老四十六岁为光绪廿四年戊戌,正月十八日酉时,张怡祖即孝若生,而造像记误书光绪廿六年。孝若肖属犬,及民国十一年壬戌为二十五岁,在江苏省议会与苏城张一麀竞选议长,得票当选。拥张一麀者无以阻之,遂揭造像记所载错误之年,孝若只有二十三岁,为不及格。造像记早已在海上有正书局印行,百口不能辩解,以此一字之差,竞选失败。”把张孝若未能竞得议长,归因于张謇在造像记里的一个错字,这并不符合实际。事实是南北二张主动退出了这次的议长竞选,与造像记并没有关系。

叶先生还说:“謇老才大心细,奈何在造像刻碑大事之际,粗疏失载,以致久未更正。朋辈僚属察不及此,而不以纠正乎?或即有所觉,不敢直指大先生之谬误乎?甚矣,位高望重,若不虚怀款纳,终不免貽误,有如是夫,应引以为戒。”这个感慨不无道理,也能警醒世人,但张謇也不是那种武断专横,听不进别人意见的人呀。

余西曹氏与二甲工商业

□王士明

地名掌故



位于通州东南部的二甲镇,明代嘉靖年间便已成陆,为一片沙涨地,以后不断有人前来垦殖、经商。清代初年在其板桥之南就出现了一个小集市,时称南安镇,此名的由来是运盐河北不太平,而位于运盐河南的这块地方较为安定、故名。

后来,随着粮食、土布业的发展,集市逐渐向运盐河的支河——二甲河的西坝一带转移。有不少商人前来二甲镇做生意。有经营油坊业、花布业、茶叶业的安徽人,经营布业、粮食业、茶食业的镇江人,经营粮食业的江都人、盐城人,经营药业的宁波人,经营海产的福建人,甚至还有贩卖鸦片的广东人等。通州本地亦有不少人前来二甲经商,其中就有余西曹氏后人。在二甲镇各行业发展历程中留下了他们的足迹。

二甲镇商业最早是从布业开始兴起的。

清代嘉庆年间,就有曹旭初开设的曹鼎兴布庄,位于板桥以北(现通海街北,西与菜市场相通)。以后,这家布庄转让给曹氏的女婿程泽夫开设,更名为鼎兴隆花布行。拥有房屋30余间,常年雇佣8名职工,忙时还雇临工10余

人。这在当时规模已算较大了。该花布行除了收进二甲附近的土布销往北方外,还经营南通大布,远销东北牛庄、营口一带,称之为关庄布。同时,兼做收花的生意,棉花上市时节,人来人往,摩肩接踵,肩挑车载,热闹非凡。程氏还在二甲镇东南的定兴桥一带开设了鼎隆油坊,规模也较大。

二甲镇的香业历史较长,较早的有曹其坤开设的厚诚性香店。该香店在清代同治、光绪年间就已开设,规模也较大,且是前店后作坊,除设有门市部售香、烛外,还有作坊、晒香场、捆香房等,雇佣职工数名,其址在中心街西首。与厚诚性有姻亲关系的徽州商人洪趾祥开设的“洪恒大”茶食店(1912年左右开设)规模较大。洪趾祥为徽州梅溪三阳坑人,一世祖为洪福生,明天顺元年(1457),由“慈坑”迁居“三阳坑”。堂号为“叙倫堂”。“洪恒大”主要经营茶食、茶叶、草席等,有房屋20余间,最兴盛时有职工10余人,流动资金8000余元。洪趾祥热心地方教育事业,为1907年开设的二甲小学五校董之一。

上世纪20年代,张謇先生组织修筑的通吕公路穿镇而过,加上横亘于镇北的运盐河,二甲镇便成了远近闻名的水陆码头。各地客商、外来人员、手艺人,乃至四乡的农民纷至沓来,一时间商贾云集,店铺鳞次栉比,西坝一带仅粮食行就有十余家,还有专门经营船只过坝的丁裕兴盛过

坝行。

各行各业兴旺发达,旅馆业、茶馆业、餐饮业、理发业等服务性行业亦应运而生。其中尤以茶馆业的生意最为兴隆。大小茶馆满布全镇,尤以二甲河东、坝头向南的西街一带,由于离二甲河仅有二三十米,取水方便,往来客商及市民、农民甚多,故不少茶馆开设在这里,其中就有曹氏开设的两家茶馆。一家开设在正街西首的紫霞楼茶馆,西南两层,可放置20张茶桌,直到文革前因拆迁而歇业。另一家开设时间较长的为大兴园茶馆。该茶馆虽然只有六七十平方米,放有6张八仙桌,但名气较响,一直开设到上世纪90年代旧城改造时。文革前,该茶馆沏茶用的是盖碗,每盖碗茶6分钱,后来盖碗损坏、丢失等,改用汤碗。每天早晨,茶馆内人来人往,人声鼎沸,既有往来客商、手艺人、普通市民,亦有贩夫走卒、引车卖浆者流,热闹异常。茶馆成了各行各业聚会、洽谈生意的地方。人们在这里谈生意、拉家常、说社会新闻、谈年成灾异,不少茶客买点点心,边吃边谈,聊在茶馆里老半天。

余西曹氏后人在二甲还开设有曹恒兴茶食店、曹氏竹器店等。另外,像曹广泰酱园店、曹顺泰广货店,这样的老字号也有名气。

旧时的二甲镇,工业虽不发达,但手工业作坊、工场的起源却很早,历史也比较久远。早在清代嘉庆年间(1796—

铁粒磨掉了或者损坏过于严重,那就只能花两毛钱换个新的了,品牌的笔尖是要贵一些的。彭师傅的修笔价格总体上要比街上的“公家修笔店”便宜一半。那时候,钢笔是高档学习用品,学生们生怕钢笔被他人偷盗,还喜欢在钢笔上刻上自己的名字。刻个名字五分钱。如果在名字上面刻个小树,再刻几个小鸟,或者刻几朵白云,再刻几个小鸟,就得花一毛钱。彭师傅的修笔摊一般设在学校的巷道边上或一些大树下面。我们学校原先有两颗大杨树,彭师傅的修笔摊位就设在杨树下面,后来,杨树锯倒了打成了书桌,他的修笔摊位就设到后排教室的巷

道里了。彭师傅的修笔设备有小车床、小抛光机、小元盘刀及点金器等,配件有吸水皮管、吸水笔、各种钢笔尖、挂钩、小螺丝等。配件是从南通钢笔修理社买回来的。

彭师傅也算个小生意人,也有点生意意识,老师找他修笔,他都特别客气。乡村里的小生意人大多是半商半夜,农村大忙的时候,他就在家里从事农业生产劳动,不出来修笔了。每当那时,同学们的笔坏了就特别着急。彭师傅如果现在还在的话,应当是90岁左右的人了!

现在城乡再也看不到修钢笔的师傅了,修笔这个行业自行消失了。

手艺好,价格公道,为人也好,跑到哪儿修笔生意都很忙。60年代彭师傅是背着修笔箱跑到各个学校设摊修笔的,70年代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,将修笔箱绑在自行车后面的衣包架上,骑着自行车到各个学校替学生修笔。那时一支钢笔便宜的七八毛钱,贵一些的英雄牌、金星牌钢笔,两块钱左右。在各类学习用品中,钢笔属于高档学习用品了。钢笔的吸水管用久了就漏墨水,花八分钱可以换一个的新的吸水管;钢笔笔尖粗了,可花五分钱在小抛光机上磨一下;笔尖掉在地上“歪头”“散头”“开花”了,彭师傅敲敲钳钳就修好了。当然,如果笔尖用久

习俗杂谈



修笔匠彭师傅,家住海安丁所乡新庄村(今属海安李堡镇)。新庄村周边有新港小学、双新小学、陈庄小学等学校,丁所乡有一所公办初中(上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,公办初中设有“戴帽子高中”)与10余所农村小学。那个年代,乡村学校多,学生也多,彭师傅的修笔生意还是蛮好的。

全乡10余所学校,彭师傅基本上两个星期都要跑上一遍。彭师傅修笔